

钩沉 | 长子眼中的张学思

就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圆梦——从北洋铁甲到航母舰队”大展正在紧张筹备与向社会征集相关文物活动积极进行之时,张学思将军的长子张光毅从北京专程来到了大连现代博物馆,并带来了家中珍藏多年、张学思将军当年在绘制海图时使用过的平行尺和量角器,为本次展览又增添了一件“重器”。张学思是少帅张学良同父异母的弟弟,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当与本报记者谈起张学思将军时,已年过七旬的张光毅讲述了父亲当年的一些往事。

张学思将军长子 为“圆梦”展再添“重器”

史海拾零

最近,二战史诗级大片《敦刻尔克》正在国内热映,影片全景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著名战役“敦刻尔克大撤退”。其实在中国比其早两年的徐州大撤退比它成功得多,不仅成功撤出了被日军包围的60万中国军队,而且武器装备也随之转移,并且还重创了日军两个师团,为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保存了抗日有生力量。

中国版的“敦刻尔克”

郑学富

台儿庄大捷后的中日军事态势

1938年4月7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浴血奋战半个多月,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一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大捷后,追击残敌的中国军队由于机动能力和攻坚重武器的局限,又无空中掩护,未能挟大胜余威给予日军歼灭性的打击,最后与日军相持于峄县城周边山区。尽管如此,这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也鼓舞了国民党的抗战决心,想集中兵力在徐州,与日军来一次决战,扩大台儿庄大捷的战果。第五战区也主张将主力投入一线,正面吸引牵制,侧翼进行主要攻击,力求以攻势作战歼敌,从而达到防御的目的。于是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向第五战区增派了兵力,总兵力约60万人。

日军也打算组织一次大的决战,给予中国军队主力一次沉重打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精锐部队13个师团,约30万人马,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分6路向徐州施行包围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手段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附近。日军3个支队并列推进,但遭到了中国军队极为顽强的阻击。直到4月底,只前进到兰城、禹王山、泥沟一线,在多处要点都是多次反复争夺,尤其是在禹王山一地,来自云南的60军与日军苦战20多个昼夜。

胜利的徐州大撤退

日军见突不破禹王山和运河防线,改以部分兵力在鲁南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1938年5月15日,日军已形成了四面包围徐州的战态势,其中徐州以北约6个师团,徐州以南约3个半师团,南北对进,对徐州实施攻击。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已经陷入了极度危急之中。

5月16日,李宗仁将司令部迁到城外段家花园办公,并果断命令放弃徐州作战计划,全军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避免被日军飞机发现,所有部队撤退都是昼夜行,隐蔽行动。

5月18日,各路大军已经撤退就绪。李宗仁于当天晚11时,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乘火车离开徐州开往宿县,然后再往西撤退。可是火车刚行50公里,前方铁路就被工兵误以长官部队列车已过,将桥梁炸毁了。李宗仁等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第二天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与汤恩伯军团相遇。汤恩伯邀请李宗仁随20军团一起向西突围,这样更加安全。可李宗仁认为20军团是中国军队的精华,应抓紧脱离战场,恐长官部与其同行,拖累该军团,所以命令汤恩伯即刻率部西行。李宗仁则带领长官部一行向东绕过宿县,穿行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路上险象迭生,多次遭遇日机轰炸,甚至与日军的一支数百人的骑兵擦肩而过。李宗仁一行抵达涡河北岸时,与第7军前来接应的部队相遇,渡过涡河,进入第21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5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13师团进入徐州,徐州沦陷。但日军得到的仅仅是徐州一座空城,中国军队的主力基本都胜利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徐州大撤退秩序井然,和之前的淞沪、南京溃败性的撤退相比,简直是一个军事奇迹。60万大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日军战略决战的企图又一次化为泡影。它的成功可以与台儿庄大捷相媲美,不仅为后来的武汉保卫战积蓄了有生力量,而且对以后的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作者系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特约研究员)



- 1.张光毅在现场展示平行尺用法。 摄影 林杰
- 2.张光毅带来的“重器”。
- 3.毛泽东接见张学思。
- 4.张学思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
- 5.张学思阅海军学员方队。

本报记者车承川

14岁时就离开“大帅府”

张光毅生于1945年,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张学思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如今这个任命状原件仍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里。

张光毅曾经在其他媒体上介绍,父亲张学思是1916年1月6日在沈阳出生的,14岁就离开了“大帅府”。1933年4月,他在17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张光毅眼中,父亲张学思对走上革命的道路始终坚定不移,对党忠心耿耿。日本

投降后,张学思回到沈阳工作。当时,他只是回到“大帅府”看了一眼,从此后再没有迈进“大帅府”一步。有人劝他搬到“大帅府”办公时,他语气坚决地说:“‘大帅府’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已经与我和张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张光毅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向他们讲起过“大帅府”里的任何事,也没有讲过张作霖、张学良的故事。所以说,张光毅对张作霖、张学良的历史多是从书上了解到的。

人民海军“黄埔军校”的诞生

1949年海军建设伊始,毛泽东主席便把建立海军舰队和创办海军学校摆在同等地位,把筹建海军学校和选择校长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经过认真思考,推荐了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的张学思。

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张学思,意味深长地说:“历来建军要先建校。军委决定由你负责筹办一所海军学校。有了海军学校,人民海军才有发展的资本啊!”张学思说:“我曾随学良哥登上访欧回来的‘海圻’号巡洋舰,也参观过起义的‘重庆’号,我对海军是很有兴趣,但我怕担当不起如此重任。”周总理告诉他:“中央已经作了安排,毛主席确定让你参加中国军事代表团,随中央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海、空军及院校建设。这是学习苏联建设海军的好机会。”“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不少高级指挥员均出于黄埔。你就担当一个历史重任,创建一所人民海军的‘黄埔军校’吧。”同周恩来这次谈话,决定了张学思后半生的海军生涯。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访苏归来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其中

就有拟任海军学校的校长张学思。通过中苏两国漫长会谈,最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中,其中包括帮助中国建立人民大学和空军航空学校、大连海军学校。张学思回国时,带来了以克洛契科夫为首的87位海军学校教育专家,开始了大连海校的筹建工作。

当时海军总部尚未成立,军委特由张学思代表海军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张光毅向记者展示了他带来的发表张学思在大会上发言的报纸复印件。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张学思亲切地交谈,鼓励他办好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张学思表态:“我今年33岁,我决心再钻研30年海军,为保卫祖国海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49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3位副主席签发的组建大连海军学校的命令,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前身)。并采纳张学思的建议,任命萧劲光为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为副校长兼副政委。具体筹建、主持工作均由张学思担任。

蓝色道路从这里起航

建校之初,海军学校师资紧缺。张学思因此提议从三方面解决教师的来源问题:一是从苏联海军院校中聘请;二是从全国各高等院校招聘;三是从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挑选。关于海校的体制和学员来源,他建议分速成班(二年制)和普通班(四年制)。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周总理很快就批准了张学思的建议,这使张学思感到办学方向明确,从而更坚定了信心。他派人到北京的高等院校去招聘教员,每招来一批,他都要在大连饭店宴请一次,亲手为教员们把盏斟酒,问寒问暖。他对新来的教员说:“你们舍家弃小地来海校工作,我从心里感谢你们,在人民海军的建设史上,将记下你们的功劳。”

张学思重视知识分子,从各方面优待教

员。他规定,教员的伙食标准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一律吃中灶,有家属的教员给足够的房子,教员的家属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甚至连雇请保姆等问题都及时给予解决。他经常讲:“古人尚懂得重金礼聘,礼贤下士,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

由于张学思重视知识分子,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由地方聘请来校的教员,都觉得心情舒畅。原来有些人抱着到军校试一试,不好就离开,而今也都安下心来,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参军入伍。

张学思把大连海校办成为一个正规化、现代化的高水平大学,完成了建设“海上黄埔”的重托,为人民海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为大连海校题词:“蓝色道路从这里起航!”

与大连感情的延续

张学思在大连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当时张光毅还小,很多记忆也都模糊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上世纪50年代初,“海校”学校周围没有围墙只有铁丝网,他每天从当时劳动公园附近的育红小学回家,如果走正门要绕不少路,为了图方便,他就从铁丝网钻进去。结果父亲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告诉他:“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地走大路,不能图方便去违反规定。”这句话让张光毅记了一辈子。同时,在校期间,父亲严禁禁止他们子女搞特殊化,吃穿都要跟普通孩子一样,绝对要艰苦朴素。

在现场,张光毅向记者展示了他带来的珍藏,精致的木盒子里写着“鸿兴木铺制”字样,里面放置着精致的木质平行尺和金属量角器。张光毅介绍,这个航海平行尺又名海图平行尺,在进行海图作业时,用于绘画方位线或航向线、量取方位线度数或航向线度数。两只手各持一把尺的柄,交替平行移动。说着,他在桌子上演示了这两件工具的使用方法。

张光毅说:“父亲对大连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中国海军更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这次展览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希望我带来的展品能够为展览作些贡献,也希望更多的人都参与进来让展览办得更好。”(部分历史资料由海洋专家陆儒德教授提供)

热读 连载 本土

编辑:秦文第 视觉编辑:张雪梅 校检:齐宏刚 组版:宫明美

破冰北极点



湖南文艺出版社
毕淑敏 著

2016年7月27日,著名作家毕淑敏成功登上北极点的一块浮冰,身处世界尽头谈人生这场漫长的旅行。

了。正想着,船长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酒瓶内的液体波动着,看来刚刚经历了位移。船长走到刚才提问的小伙子跟前说:“这就是我最喜欢喝的伏特加。这瓶酒送给你。祝你在中国饮用它的时候,想起北极……”

人们愣了一下,热烈地鼓起掌来。这一刻,我对船长刮目相看。我无法评价他指挥破冰船的才能,也不知道他的性格和经历,但喜欢这种深邃如冰的镇定冷静,还有偶尔流露的——暖。

如果你一辈子只能认得一只鸟,请记住它的名字

“50年胜利号”停在一座小岛上附近,人们挤在船头,向岛上眺望。

“看,那就是。我看到了。”有人高叫。“看到了什么?”我得到晚,一时不知道大家瞩目的是什么。“南森的小木屋。”有人回答。

我拿起望远镜,努力观察。可是,除了沙石和冰雪石块,根本没见任何屋子样建筑。

我着急地问:“小木屋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到?”朋友说:“来,您顺着我的手指向那个方向看……对,再往上一点……好的,稍偏左……大约11点钟的方向……看到了吗?”

我拼命瞪大眼睛,努力到迎风流泪。无奈老眼昏花,还是没找到任何小木屋轮廓。眺望之中,我恍然觉得这里荒凉如西藏阿里。也许是因为寒凉、砾石且没有树,旷野就变得酷肖。

朋友实在没招,调整了一下思维,说:“嗨!您不要寻找小木屋啦!”我沮丧纳闷:“不是说岸上有南森小木屋吗?怎么你又说不要找了?”

朋友说:“南森的小木屋只是一个说法。现在,已经看不见木屋了,只能看见当年木屋上的一根梁……”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早就看见它了。说是木梁,就谬赞了,不过是根略长的弯曲木棍。在我倍数不是很高的望远镜中,它细弱如同柴棒……我第一次观察时就瞅见它了,以为是无关的漂浮木,却不想竟是南森的著名遗物。张口闭口说南森,他究竟是谁?

不知道南森,就不算真正了解北极。南森是挪威人,1861年10月10日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南森上大学读的是动物学,成绩优异。1882年,在格陵兰水域做调查研究的经历,让他对北冰洋产生了强烈兴趣。

188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出任卑尔根博物院动物学馆馆长。同年,南森驾雪橇进行横跨格陵兰冰盖的考察。但当冬季来临,他要回国时,却没赶上最后一班轮船,被迫留在当地过冬。倒霉透顶的遭遇,给了南森研究当地因纽特人如何抗寒的好机会。

回国后,南森靠捐款自行设计并建造了一艘特别的船,命名为“前进号”。它外形粗短坚固,整体呈流线型,基本上是一只蛋的模样。冰块压过来时,船会被冰举起来,避开了船被冰块挤压破碎的厄运。



人民出版社
于永泽 著

在祖国最北端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一群公安边防官兵的梦想与现实,坚守与跋涉,本土作者的精彩之作。

爱情如此折磨,究竟是为了什么真的能忘吗?那都是嘴硬,都是自己和自己较劲。这辈子,我就是把自己给忘了,也忘不了王晓莲。王晓莲和我高中同学,不是一个班的,真正接触还是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考在哈尔滨,那时,有个老乡会,时不时地把在哈尔滨各高校的老乡都召集在一起,搞个聚会,互相认识一下。我们就是在一次老乡会上一眼认出了对方。我们都挺高兴的,王晓莲逢人就说说:“嘿,贾翔翔是我的老同学。”我们就比別人更亲切一些,更能聊得来一些。我和她认识以前,几乎没有和女孩子单独接触过,也不懂得女孩子的心里头都想着什么,更不懂她们哪句话是真的,哪

句话是开玩笑。在这方面,其实,我挺笨的。自从认识了王晓莲,我发觉自己变了,变得轻松愉快。王晓莲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在我眼里就像一个快乐的天使。无论遇到啥难事,只要跟她一讲,她总能三言两语把你的心结打开。这一点,我得承认,她比我强。我这个人有些闷,遇到事,总是在心里掂量掂量掂量去的。王晓莲恰恰相反,她总是那么乐观,再难的事,也会坦然面对。我们在一起,很融洽,这也就是性格互补吧。和王晓莲交往了一段时间,我就认准了她,心里就萌生了爱情的嫩芽儿。几天不见,就如隔三秋。

当时,还没敢想太多,只是暗恋,也没有勇气提出来。只是想,这辈子,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就足矣。其实,我做梦都想娶她为妻。做梦终究是做梦,我心里有名,王晓莲是大学生,我是一名军校生,将来,我得回到部队去。这就意味着,我们随时都得服从调动。王晓莲能跟咱四处漂泊吗?这么一想,我就有些泄气。虽然纠结,可我一直不死心,总盼望能有奇迹发生,总盼望能有转机。我不舍得错过她,我心里清楚,一旦错过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就认准了她,你问我认准她啥了?怎么说呢?和王晓莲在一起,我感觉自己的心很平静,很踏实。和她聊一次,我都能高兴好几天。眼前总是她的笑容,耳边总是她的笑声。我心存幻想,一旦将来分配在哈尔滨

呢?一旦将来分配在佳木斯呢?哪怕分在别的啥地方,只要是个城市,只要安定了,我就向王晓莲提出来,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手里捧着鲜花,大声地说:“王晓莲,嫁给我吧!”这样的镜头,在我脑子里出现过许多次,这就是白日梦吧。万万没想到,我被分配到了欧浦边防派出所,一切都变了样。我到了祖国的边疆,到了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欧浦,这是一个极度闭塞的小村子,比我想象的要落后一万倍。怎么形容呢?一句话吧,这是一个没有电的地方。刚到没几天,我就给王晓莲写了一封信,我预感这是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我说:“我到了边境线。”接着又写,“我都想明白了,我要把青春献给部队。”这绝不是假话,更不是啥大话,我真是这么想的,既然,把我分到边疆,就得好好干,不能抱怨命运,不能给自己添堵。要干就干出个样子来,让父母放心。这些话,不能跟王晓莲说,我只能咽进肚子里。信的最后,我下了狠心,这样写着:“让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好同学吧。”我犹豫了半天,把这封信发了出去。我都能想象得到,王晓莲接到信以后是如何的难受。这是我给她写的最冷淡的一封信,以前写的都是憧憬,都是乐观的。我想,算了吧,把爱情藏在心里头吧,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不能自欺欺人了。